

現代名人傑作

月圓

12



ST.

序

今之自命善觀戲者。每不喜觀團圓。一稔自命善讀小說者。每不喜觀團圓。一章一若此團圓二字。至無足觀。至不足道者。嗟夫。何其見之偏。而理之謬。耶。夫團圓者。實情愛上之一種安慰。而婚姻上之一種結束也。同一團圓也。而以處境之不同。狀況互有所異矣。同一團圓也。而以經過之不同。氣象各有所別矣。有迴思舊情。團圓而笑者。有追憶往事。團圓而泣者。亦有團圓而喜者。亦有團圓而悲者。情況固至紛岐也。然則又安得僅以團圓二字。卽概括其一切。而遂謂天下團圓之境。皆如是。而一無可觀耶。余因本此意。搜集諸名家關於此類文字。成此一編。花好月圓。境各不同。玉軟香溫。情自有別。使人知團圓之境。固至廣而無所不包也。其已婚者。璧影成雙。並肩偕讀。取照。一和印證。其得意爲何如。未婚者。則取書中人。以自況。而默祝其如是斯。

非亦人生一大快事乎。是則斯編者實增進愛情之無上妙品而獲得幸福之一左券也。其前之不愛觀團圓事實者或亦破除成見進而一讀之乎。民國十二年暮春茗狂序于海上憶鳳樓。



月圓

團圓等待中秋節

麗澤公園是一個清幽的所在，平日男女游人本已不多，到了中秋這一天的晚上，格外靜悄悄地，空餘着滿園花香月影，竟邀不到游客的賞鑒。這是因為社會習俗，都說中秋是個團圓佳節，那些有錢的人，固然要聚着家人父子，飛觴醉月，不讓這大好良辰，輕輕過去，便是那些窮人，平時忙忙碌碌，不得安息，一到中秋夜，却也要置備些肴饌，一家人圍坐下來，喝幾杯酒，略消受些家庭樂趣，又有誰願意老遠地跑到這公園裏來，嘗這冷清清的滋味呢？但是這冷清清的滋味，大家都嘗不惜，却也偏有人要來領略，這真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了。此人是誰，便是魏絳珠女士。

絳珠女士獨自一人坐在那草地中間的一張長椅上。祇管仰望着天上那輪皓月。不則一聲。呆望了一會。又長長的歎了口氣。便從放在身邊的一隻手提小皮箱裏。拿出一張照片來。那照片上映着一個美少年的影像。絳珠對着這張照片。又癡癡地看了好久。那眼淚便如斷線珍珠般滴了下來。將一張照片都弄溼了。絳珠便又掏出一塊手帕來拭淚。無奈那淚珠却是越拭越多。不多一會。連那塊手帕也溼透了。絳珠正在悲不自勝的時候。忽然有人用手在他肩頭上一拍。說道。絳珠妹妹。何苦這樣的悲傷。絳珠吃了一驚。迴頭一看。見是他的表兄殷振聲。忙立起身來說道。如此佳節。表兄爲何不向別處游玩。却跑到此地來。悄沒聲兒的。倒害我嚇了一跳。振聲搖搖頭道。你且坐下。我們再談罷。當下兩人便同坐在那張椅上。絳珠此時纔勉強收住了淚。一面就將手中那張照片。想依舊放在小皮箱中去。却被振聲順

手接了過來，看了一看，便也歎了口氣道：「如此英姿，竟自萎化，真是造物不仁了。」說着也就滴下淚來。絳珠聽他這樣說，又忍不住哭起來了。振聲忙道：「這是怪我不好。我本意要來勸妹妹，怎麼倒反說這些話，引起妹妹的傷心。」不瞞妹妹說，我對於妹妹，也算得是苦心孤詣了。今天晚上，原有幾個朋友約我一同去踏月，我因為前天聽見妹妹說身體不太好，覺得放心不下，便婉言謝絕了那幾個朋友，獨自一人到府上探望妹妹。見舅母和表弟他們團團圍坐在一張圓桌前，正吃得高興，却祇不見妹妹。我心下倒吃了一驚。當是妹妹病了，忙問舅母。舅母便冷冷的答道：「你那表妹麼？好端端的，節日別人都歡天喜地，他却祇管長吁短歎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有甚心事。這樣的煩惱，橫豎他也不和我說。我也懶得問。到了傍晚，我們將酒席預備好了，他却又飄然的出去了。臨走時祇對我說了一聲：『道是有幾個同學約他在公

園中賞月。不在家中吃飯了。我也祇好讓他自去。總之你舅舅既然出遠門去了。我祇得格外和他客客氣氣的一概置之不管。雖是這樣放縱。人家還要說是我做後母的凶。處處去干涉他哩……我聽他這樣嘮嘮叨叨的訴說。心下真有些不耐煩。面子上却拉不下來。祇好隨口敷衍了他幾句。他還要留我吃酒。我推說另有他事。便辭了出來。想到公園裏來尋你。誰知走進公園。簡直鴉雀無聲。便是那亭子裏面。也不見人影。我疑惑妹妹是沒到此地來。便想回去。却又愛着月光甚好。就信步走走。不想走到此地。倒遇見妹妹。妹妹心事。我也知道。但是憂能傷人。妹妹總要看開些。不宜過於抑鬱。絳珠搖搖頭。祇是不語。振聲也就不再說什麼。祇顧仰天看月。看了一會。還像觸動了什麼心事似的。又迴轉頭來看看絳珠。想要說話。却又忍住了。這樣的作了幾次勢。忽又鼓著勇氣。對絳珠說道。我有一句話。一向蘊在心裏。

要和妹妹說。却又怕妹妹着惱。不敢造次。今日却不能不冒險一談了。不過在未說之前。要先求妹妹原諒。倘然妹妹答應了我的要求。那自然是我畢生莫大的幸福。萬一妹妹不能應允。我也毫無怨懟。但妹妹却也不可因這個上頭。就和我生了意見。轉比目前的地位。都比較的生疏了。那就真不好了。振聲說這番話的時候。那聲音都有些顫動。絳珠眼看着他這副神情。耳聽得他這種口氣。心中早已明白。頃時臉上紅了一紅。對振聲說道。你的話便是不說。我也有些知道了。總之以你我的情誼而論。你便是對我提出什麼要求。我似乎不應拒絕。也不忍拒絕。但是我自問身世淒涼。到此地步。早已萬念俱灰。什麼叫作愛情。什麼叫作幸福。一概置之度外。實在是談不到此。振聲聽他這樣說。便狠露着失望的神氣。接口道。聽妹妹如此說法。我倒不能不趁這個當兒。索性將我的滿腔心事。向妹妹面前。盡情傾吐了。說明

白了之後，任憑妹妹惱恨我也好，原諒我也好，我可也管不得許多了。我和妹妹原是表姊妹，王謫人和妹妹在起初不過是一個朋友，這其間比較起來，本有個親疏之別，但是愛情的結合，是不論親疏的。王謫人和妹妹兩心相印，十分投契，我焉有個不曉得的道理？謫人和我也是多年同學，我對於他自然祇有敬愛，斷無絲毫嫉妬心，所以決不肯以情敵自居，自願退避三舍，成全你們這一雙佳耦。這種情形，妹妹是個聰明人，諒也早已領會，斷不致於疑我是違心之論。無奈天道難論，才人命短，謫人好好的留學東瀛，竟無端會蹈海而死，這無怪妹妹要茹痛在心，便是我和他朋友之交，也自感傷不已。不過爲妹妹設想，人死不能復生，妹妹和謫人雖說是愛情深摯，究竟並未訂過什麼婚約，無論談舊禮教，講新道德，都沒有個爲他老守的道理。我因此不自忖度，對於妹妹重複引起了一種希望心，我這種希望，自信

也。這光明磊落，並不是妄冀非分。因為有藹人在此，我自問就情愛上的程度而論，及不來他，自當引避。如今沒了藹人，那麼我默察妹妹意中，似乎還以我爲第一知己。婚媾之求，也還不算冒昧。但是我雖有此心，究竟不敢造次。直到如今，纔認爲時機成熟，敢於吐露衷曲。我想妹妹也不致於絕人太甚哩。振聲說罷，眼睜睜直望着絳珠，期待他的答覆。絳珠那時顏色更加慘淡，神氣之間却又十分堅決。當下便直截痛快的對振聲說道：你錯了。振聲愕然道：怎說是我錯了？請問錯在什麼地方？是不是說我不配作此妄想？絳珠搖了搖頭道：不是，不是你方纔說的。其餘一些不錯，就錯在沒有訂婚。這一句話，索性實對你說了罷。我和藹人確已訂婚，並且訂婚的地點，就在這公園裏面。訂婚的日期，就是去年的中秋夜。這件事，你又那裏知道？我今夜進得園來，自覺園林依舊，情景全非。正自萬難排遣，不想你轉在此時，又

和我提起別的問題來，怎不觸人隱痛呢？老實說，我也並不是拘拘於舊禮教，更非隨波逐流，講什麼新道德，論舊禮教，訂婚未嫁，本可另適他人，談不到守貞兩字，講新道德，離婚結婚，更可自由，越發不成問題了。我如今既非矯情，也非釣譽，祇是個行乎心之所安，總之我對於藹人，生前既以身相許，在他死後，也決不肯相負，簡單說一句，我所以不死，一來是恐傷老父之心，二來是死而無名，轉引起流俗的疑謗，但是我已決定守着獨身主義了，此餘生，海枯石爛，此心不變。至於你待我的情義，人非草木，我自然也知道感激，不過你倘然能原諒我這片苦衷，成就了我這番苦志，始終保存着兄妹之愛，不必再爲進一步的要求，那麼我對於你自然格外要感深肺腑了，絳珠這一番話，真說得斬釘截鐵，又悽婉，又痛快，振聲聽罷，由不得流下淚來，忙道：妹妹說我錯，我果然是錯了，我於藹人和妹妹愛好的情形，自謂觀察

得十分透澈。但是你們已經訂婚，却是我所不及知的。如今妹妹的意思，如此堅決，妹妹的心地，如此光明，我祇有敬佩而已，豈敢再行相強。不過我一面自請取消方纔的要求，一面又要提出一種要求，是要請妹妹承認始終是愛我的。絳珠點點頭，振聲又伸出一只手來，握住了絳珠的手，說道：我和妹妹一夕之談，就此告一結束罷。以後各自諒解，心坎上也不必再留什麼痕跡。絳珠笑道：心境本是空空洞洞的，有什麼痕跡可留。振聲正想答言，忽然聽見離他們最近的一株樹後，發出一種聲音來。這聲音似歎非歎，似哭非哭，似笑非笑。在這夜深人靜的當兒，竟令人毛骨悚然。絳珠臉上已有些嚇得發白。振聲忙道：夜已深了，此地太覺清曠，我們也不宜久留。待我來送妹妹回去罷。當下兩人便一同挽臂出園，走過那顆樹的面前，似乎看見一條黑影，兩人都有些胆怯。四目相視，不則一聲。第二天下午，絳珠接着一封

信·信面上署着般緘兩字·拆開來一看·知是振聲約他晚間九時·到麗澤公園一談·仍在昨晚會晤的原處相候·絳珠看了這封信·頗覺得有些奇怪·因爲他兩人昨夜纔解決了一個問題·今天又有什麼話可談呢·況且那信上的字·又完全不是振聲的筆迹·細看那筆迹·像是個熟人寫的·但急切又想不出是什麼人來·倒弄得他猜測不定·後來轉念一想·這信上面原沒有什麼重要的話·也許是振聲偶然事忙·教人代寫·也未可知·索性等見了面再問他個明白罷·到了晚飯後·絳珠便往公園中來·到得昨天遇見振聲的那個地方·却見振聲獨自一人·早已坐在那裏·見了絳珠·便笑嘻嘻的問道·妹妹約我到此地來·想必有什麼要事面談·但是我要先問妹妹一句話·你向來寫給我的信·都是自己親筆·今天却何以託人代寫·而且還像是個男子的手筆哩·絳珠不等他說完·早駭然道·我何嘗寫信約你·今天是你來約我

的呀。我也正在疑惑你那書信，不是你自己親筆。如今聽你這樣說，莫非竟有人在暗中掇弄我們麼？你那書信，可曾帶來？振聲道：帶來的。隨即將那書信取出來，絳絳也取出來，信和他核對筆迹，簡直是出於一人之手。絳絳不禁害怕起來，忙道：這是什麼緣故？這兩封信到底是誰寫的呢？一句話沒有說完，忽然那株樹後走出一個人來，呵呵大笑道：要問寫信人，不是別人，就是我。絳絳和振聲都嚇了一跳，急迴頭看時，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。絳絳竟倒在椅上，動彈不得。振聲也是神經錯亂，莫知所措。原來這突如其來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那蹈海而死的王蕩人。

蕩人急忙走近前來，一面握了振聲的手，一面又扶起絳絳來，說道：你們且休驚慌，我還是一個人，並不是什麼鬼魅。你們素來是破除迷信的，怎麼臨時就不能鎮定呢？絳絳聽得這幾句話，霍地跳起身來，定睛向蕩人

一看便又倚着他的肩頭大哭起來了。萬人到此自然忍不住痛哭失聲。便是振聲在旁也泣不可仰。這時幸虧園中靜蕩蕩的。沒有什麼游人。不然這一幕悲劇。一定要吸引着許多看客哩。哭了半天。轉是萬人先收了淚。說道：大家且休悲傷。讓我將以往的事迹說與你們聽了再說。儘管哭。哭到何時纔了呢。於是振聲絳珠二人都住了哭。大家拭了淚。一齊坐下。萬人便道：我若要將別後的事從頭細說。差不多講上幾天。也講不完。祇好先作一個簡單的說明罷。第一層你們須要知道我這蹈海而死。實在是並無其事。我所以要寫這封絕命書寄給絳珠。真是萬不得已的事情。祇因我那時激於義憤。起了一個決心。要暗殺那勢饒薰天的賣國賊。爲國家除害。這件事自然是狠危險的。我既決意要幹。便先要作一個犧牲自己性命的預備。我既無父母。又無室家。縱然犧牲一身。也絲毫沒有依戀。所不能撇捨的。就祇絳

珠一人。但是我自己既然存亡未卜，豈能再誤絳珠，便不得不硬着心腸，寄了這封信來，託辭蹈海，割絕情緣。明知絳珠接着我的信，必定有萬種悲傷，但久而久之，或者漸漸的淡忘了，便不致爲我拋棄了終生幸福。這是我一個人的想頭。又誰知絳珠對於情愛關頭，竟是生死不渝，那麼我倒深悔多此一舉，轉累他憂傷憔悴到這般地步，都是我的罪過。也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謝罪的了。最可笑的，我雖立志殺賊，却急切無從下手，蹉跎了大半年，那老賊忽然惡貫滿盈，奸謀也敗露了。他自己也就死了。這樣一來，我以前的計劃，當然是不成問題了。以前的計劃，既不成問題，那麼我這蹈海的人，也可以復活了。我這時候便想寫了一封信寄給絳珠，告訴他這其中的始末情由。大約這封信是沒有接到。絳珠接口道：「正是我家自父親出門以後，早已遷居了。你大約寫的還是舊時的住址，所以沒有收到。」振聲道：「或者收

又被你那位繼母太太捏住了。也未可知。他是慣做這些沒意識的事。情的連我給你的信，還被他隱匿過好幾封哩。絳珠點點頭。藹人又說道：我寄了信給你，好久沒有回音。我心下好生疑怪。便索性回國一行。想見了你之後，可以面訴衷曲。老實說，我到此地，已有好幾天了。絳珠道：那麼你爲什麼不早來見我。藹人笑道：這其間又有一種誤會。我一來之後，就有人告訴我：說你們兩人近來情愛很深，不多幾時就要結婚了。我一聽了這個消息，就想飄然遠引，不再現身於你們兩人之前。我這個意思，並非是怨恨，更不是嫉妬。我向來也狠敬佩振聲的爲人，倘使你們兩人果然成了眷屬，却也是一雙佳耦。我原算得是個再生的人物了。若在這時候，忽然跑出來，豈非是意存破壞。何以對振聲，更何以對絳珠。所以決計暫避，想成全你們的美事。這也是我的一番苦心。不料昨天晚上，一個人鬱悶無聊，到公園中來散